

《我的零点时刻》：

聚光灯下的非常生活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



《我的零点时刻》封面

从1997年到2011年春晚,央视主持人朱军站在春晚的舞台已经15个年头,被问及这十五年的经历感受,他坦率地说:“累且快乐着,也很幸福。每年到春晚排练最紧张的时候都会筋疲力尽,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,我感受到了那份幸福,那份快乐。”

2012年的零点时刻还未到来,朱军却提前一个月出版了他的最新著作——《我的零点时刻》(江苏人民出版社)。17日下午,朱军新书《我的零点时刻》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首发式。

这本书,是朱军的坦诚之作。在书中,他将首次讲述连续主持数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幕后故事,披露当年他从甘肃电视台走上央视舞台的经历,展现他和《艺术人生》中那些明星台前幕后的故事,以及春晚舞台上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……

在朱军的眼里,零点时刻是赞美快乐、感恩岁月的高潮时刻,是一个极富仪式感的神圣时刻,但它和华美的场面、恢宏的乐曲无关,它上演于每一颗鲜活的心灵里。

零点时刻,充满爆发力的“归零”

海南周刊:2004出版的《时刻准备着》,名字一目了然,这次出版《我的零点时刻》,可否说一下你对零点时刻的感悟?

朱军:任何机会都是为时刻准备的人而准备,写《时刻准备着》,我想以自己的经历,告诉那些和我同龄的或者比我小的朋友们,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,都需要我们怀揣着一颗时刻准备的心去应对。

对于“零点时刻”,我的理解也很简单,一无所有,却又奥妙无穷,蕴含着无穷的力量,永无终究。可以很形象地理解,在阿拉伯数字从1到9中,都有起笔落笔的时候,0永远是循环的,我希望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。每次归零,都可以当做自己又一次出发的起点,走向一个更加幸福的未来。

海南周刊:在《我的零点时刻》里,你写到零点时刻意味着新的一年的到来,和新的开始。就你的生活而言,是否也有新的开始?

朱军:我在书里写了这样一句话,春晚对于我,是“隆重的真诚”,坦率地说:经过了这么多挑战,什么“新的开始”,这样的心绪早已淡然了。

我倒是时时追怀那段时光,那是父母都健在的时候,春晚第二天,我们搭乘大年初一最早的航班回到兰州,我们家把年夜饭都挪到大年初一,兄弟姐妹一大家子初一晚上一吃团圆饭。爸爸、妈妈喜笑颜开,关切地嘘寒问暖,小孩子们兴奋得几乎要跳到我身上,吵着闹着“还没给压岁钱”!喜气洋洋,家中的热闹虽然比不上春晚现场的热烈,却让我更为享受,常常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触袭上我心头:这

下是真的过年了。那是非常幸福的时刻。

十几个年头过来,我的感悟就是,回家过年真好,珍惜眼下的幸福最重要。我在以前的节目里说过这样的话——“男人成熟的表现其实就是平和了,在享受事情的过程。”这就是我目前最大的感受。

揭秘春晚“事故多发时段”

海南周刊:期待春晚、关注春晚、议论春晚已经成为老百姓岁末的重头话题,舆论界对“春晚”有太多的解读,你在书里也写到:它成了一种符号,被赋予了太多的功能。媒体解读为这是为春晚辩护?

朱军:现在,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,这些年来,人们对于挖掘春晚“背后”的兴趣远远大于关注节目本身,本着破译密码般的热情,试图剖析春晚的“台前”、“幕后”。

有些媒体也推波助澜,热衷于给春晚制造个“规模经济体”,忙得不亦乐乎,最后再扔个响雷:“你们所不知道的春晚!”,掀起一轮又一轮把春晚“妖魔化”的“危机”。

其实,许多客观事实就摆在那里,只是大家立场不同、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,得出的结论自然五花八门,说的权利在别人,辩护的权利在我们,也没必要做太多解释。

海南周刊:你在书里对被传得沸沸扬扬的“黑色三分钟”进行了事实还原,这样做的目的是否寻求谅解?

朱军:春晚零点的那段倒计时,被人们称做“事故多发时段”,在那个特殊时刻,主持人总会格外紧张,说错话的几率也比平时高。

事实上,几乎每年春晚的零点仪式都无法掐准钟点,而且随时会有突发事件,需要主持人视具体情况临场调整。因此,春晚主持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“救场”。

之所以重述这段所谓的“黑色三分钟”,我是想澄清一些事实,它并非如外界所言,是我们几个主持人之间互相拆台、人为抢词造成的。更没有传得离谱的“在后台打起来”的故事。当时大家都在想办法补台,都怀着一份责任心和善意,但是由于应对危机的经验不足,相互没有配合好,再加上在那个关口过度紧张,所以接连造成了口误,导致了一场“囧”戏。

人生会因为简单而更精彩

海南周刊:《我的零点时刻》总结了您自己一路走来的感悟,您想通过这本书给现在的年轻人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呢?

朱军:每个人年轻的时候,都会有些不靠谱的梦想,我的青年时代也一样。怀揣着主持的梦想,我拿起背囊开始了远行。虽然翻篇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,但我相信机会总是愿意拥抱奋力向它奔跑的人。

一个人想要成功,最重要的就是要拥有梦想,不管梦想有多难实现,面对任何困难,千万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,因为这是通往成功之路的指航灯。没有了梦想的奋斗,前途一片灰暗,要始终把梦想放在自己生命中的重要位置。

海南周刊:现在的社会在变,人心在变,面对这个世界,大部分人觉得越来越复杂,你是怎么一直坚持当初那份简单呢?

朱军:站在台上这些年,虽然有过磨难、有过艰辛、有过哀愁,但我内心依旧坚守着当初的那份简单。在我看来,人生会因为简单而更精彩!

人,一简单就会很快乐,一复杂就痛苦,所以现在快乐的人寥寥无几,痛苦的人却熙熙攘攘。生活中有大情趣的,一定是日子过得简单的那些人。简单是生命最美的开端,所以我一直坚守。■

一口井盛满悲悯的水

虹影《小小姑娘》阅读小札

文\本刊特约撰稿

赵瑜



作家虹影

虹影对父亲的感情深,父亲对她说的话,她都一一记着。父亲是个顶好的人,在母亲怀着另外一个男人的女儿时娶了母亲,给虹影的童年提供阁楼以及温暖的食物。

虹影想看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,却没有钱。在电影院门口等着电影散场,她在出口逆着出来的人群,进入电影院的卫生间里,然后等着下一场开始。终于,如愿以偿,看到最美的花和最动人的歌声。那天晚上,已经准备好接受惩罚的虹影,回到家里,遇到父亲,父亲竟然说:“快吃饭吧,菜都凉了。”

我承认,这一定是最动人最朴素的爱了。在《小小姑娘》(虹影著,译林出版社2011年10月第一版)里,到处可见这样隐忍的书写,最深情的表达,一定是最为节制和干净的叙述。

我不止一次地被虹影清淡而又饱含感情的文字打动,我几乎在每一篇文字里都看到虹影弱小的模样。在她的童年里,她一直都是不是主语。大姐大着肚子和母亲做斗争,她是一个受委屈的。明明自己主动为大姐关窗子,可是大姐却不领情:“回到床上,大姐让我不要挨着她。她怕我睡着后,管不住自己的两脚,会蹬着她肚子里的胎儿。床本来就不宽,于是我只好盖好被子,侧着身子,把脊背靠在冰凉的土墙上。”

虽然这样委屈,却仍然在日常生活里善良着,大姐和母亲吵架,她自己看着,替母亲感觉难过。不愿意听母亲和大姐的争执,便一个人走出院子,看到父亲一个人在路灯下吸烟,她便背着电线杆蹲下,靠着父亲,那样一声不响。



《小小姑娘》封面

父亲因为身体原因,长期在家里。而母亲只能一个人到码头做苦工。母亲一天到晚将体力都支出去了,没有精力照顾虹影们。所以,虹影的童年记忆里,连母亲的拥抱都是稀有的。她五岁前后的梦想,竟然是趴在母亲的怀里,闻她身上好闻的味道。

长到终于能看书的年纪了,虹影看懂了《简·爱》,她一下子看上了罗彻斯特先生,她很真诚地想要嫁给他。可是不行,四姐也喜欢他,而且下定决心要嫁给他。过了不几天,虹影发现,她的代课老师也想嫁给这位罗彻斯特先生。这真是一道让她难以解答的数学题啊,她恨自己没有能力解好它。

虹影的童年是一口清澈的井水,尽管有一天,父亲指着小学旁边的一口井对她说,这口井里的水,你不能喝,因为一喝这老井的水,你就在这里扎了根,一辈子也不能出去闯世界了。

我一直没有看到虹影是不是喝了那口井里的水。但是虹影的故事大家都熟悉异常,她去国外多年,一直在一个很大的舞台上用文字演出。想来定是听了父亲的话,没有喝那可以扎根乡下的水。只是,看完了这册《小小姑娘》,我知道,虹影一定是喝了那井里的水,因为,这么多年过去了,虽然虹影已经离家在世界遨游,但是,她的心始终如同那个做扁担脚的小女孩,因为害怕邻居家的儿子将自己父母亲的名字写到墙上,而马上把自己的双腿朝后弯,弯成两根扁担的样子。

阅读《小小姑娘》,最喜欢虹影电影叠加镜头般的写作方式,她通过梦境延伸了自己的童年,又或者通过镜头的叠加方式,潜回到自己的童年里,看到了母亲正怀着自己,和父亲以及生父在一起。她聊斋般地出现在众人面前,将故事的层次打乱。她心疼自己了,又或者,她试图通过书写自己的过往改变已经发生过的事实。

然而,写作终究打不败时间,尽管虹影在书里每一处都恭敬地写下“父亲”,但她依然是私生女。

虹影喜欢做梦,梦到自己是一条鱼。而她的父亲,却反复地告诉过她,如果抓到鲤鱼,要放回到江水里的。父亲的这种对生命的悲悯一定是影响到了虹影。以致于多年以后,每每拿起笔,总会有一个小小姑娘住在自己的内心里,用那一双童真的眼睛看旧时的电影,闻鸡汤的美味,听二姐讲的故事。

每一个人的童年都是一口井,而虹影的,储满了悲悯的井水。某一天,她生病了,母亲一整天都为她忙活,上楼来看她的脸色,喂她喝绿豆汁,她那么懂得感恩,她写道:“我心里真暖和。”

是啊,读到这里,我觉得也暖和极了,并想起自己的童年。■